

## 又是清明

□吴晓平

清明时节，女儿自海外归来，抽空带她扫墓。

家中先后离世的5个亲人，都长眠在雨花功德园，生态葬。祭扫毕，女儿提议：看看S阿姨吧，她女儿也和我一样在国外，今年不晓得能不能回来？

女儿捧上一束香水百合，我和老妻跟在后面，来到S墓前。轻轻擦拭墓碑上的照片，同学的笑颜依然那么灿烂，大理石雕就一本厚厚的书，永远翻开着，好像主人正读了一半，一会儿还会回来……

S是我中学同学，虽是旧交，之前却一点瓜葛都没有。不是撇清，实在是惭愧，想当年我在中学是一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她是红卫兵团委委员；我是一个发育不全的丑小鸭，她是众星捧月的校花——我俩

是天壤之别，除了偶尔在台下听她演说，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直到毕业前夕，因为我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小说，大概班主任也一再美言，所以她才代表组织上找我谈过一次话。

虽然她很漂亮，但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隐隐的，我还有些恨她。直到下乡军训时，看她带头背了个大背包，为增加重量，里面还塞上砖头，觉得这丫头不是一个口头革命派；后来又听说她明明自己不会水，在农村看到一个老奶奶落水，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人，差点搭上自己小命，我才有点儿佩服她了。毕业后，天各一方，每次同学聚会，才听到她的零碎消息：当老师了，进机关了，成为大干部了……

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交集不到一块儿的。直到女儿学成回国，想联系一些教育机构，我忽然想起同学中能耐最大的干

部。于是，我硬着头皮找她。S真好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百忙之中帮我女儿联系单位，沟通关系，甚至自己花钱请客，将女儿需要的人脉关系一一请来……

我们熟悉起来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外表风光的女强人，实际上并不幸福。有时心里苦闷，她还会深夜给我打电话，一聊上半天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是好。有一次，她甚至流露出厌世情绪。于是，在我一再坚持下，她随我去脑科医院，诊断结果是“重度抑郁症”！那些天，我和妻天天往她家跑，就连大年初一，我们也陪伴她聊天。尽管这样，后来，她还是选择了从高楼上坠落！当脑科医生告诉我这噩耗时，我手脚冰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三鞠躬。女儿牵着我的手，缓缓从墓地走出。飘飞的柳絮中，隔空一声凄厉的鸟鸣，远处

隐隐一片哭声。陪同我一道来的一位朋友说，吴老师，那边是C的墓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

刚刚松弛下的心，猛地又揪紧了——C，当年我最落魄的时候，亲手调动我来电视台的领导，也算我的恩人吧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感谢过她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当面道声谢，如今就阴阳两隔了！疾行两步，蓦然想起我当年拼命救助的小文文，就在拐角处；还有艾煊老师，曾经指导过我的小说；还有我的主持人同事，说交通的老赵……对我有恩的或我曾经帮助过的旧人，都应该去看看。

脚步蹒跚着，鼻尖一凉，天空不知何时扯下了雨丝。春雨霏霏，草色空濛，迷离的泪眼里，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蓦然憬悟：若干年后的清明，在这春天的墓地里，又会有哪一个来看我呢？

## 微观

○ ○ ○

## 看伞

陈光新

早饭后，站在阳台上观赏雨中即景。正值高峰时段，人们冒着雨赶去上班上学。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“开放”着色彩缤纷的伞花。

稍后，有一批娃娃在奶奶、爷爷的护送下，向着幼儿园走来。孩子们有的穿着塑料小雨衣，多数都打着各式小花伞。一个毛头小子的伞面上画着一个卡通孙悟空，我看不见小主人的面容，目光就一路追随着伞上手握金箍棒的孙大圣。一位小姑娘撑着一把小“蘑菇伞”，走在奶奶的身边，就像一朵在雨中飘移着的大蘑菇。

一阵偏北风过后，雨渐渐停息下来。老伴趁着不下雨的空当赶往农贸市场买菜。看她匆匆出门没有带伞，我赶紧抓起雨伞跟了出去。如果雨再下下来，我能及时为她撑起一把“保护伞”。

## 经营心情

朱立文

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头缠绕着自己，挥之不去，丢之不掉。细细想来，这无形无踪的东西就是“心情”。心情和性格一样，虽有先天的基因，却主要来自后天的培育和经营。

“如烟往事俱忘却，心底无私天地宽”，经营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豁达心情；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，经营的是一种壮志凌云的奋发心情；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，经营的是一种志在必得的智者心情；“人生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”，经营的是一种志在四方的壮士心情；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经营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……

会经营心情的人，生活中永远拥有一片晴空，他的幸福人生就会拉长，延伸。

## 赏一场春雨

吴昆

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天色突然暗了下来，一场春雨不期而至，瞬间便湿了衣服。到家后换下潮湿的衣服，端了一杯茶，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。雨滴打在窗上，划出一道道晶莹的雨痕，随性而又典雅。

每次下雨，都是急匆匆地逃跑，这似乎都成了条件反射，从未静下心来欣赏一场春雨。轻轻推开窗户，听清了春雨的声音，温柔而亲和，滴滴答答落入人心，节奏感十足，生命力十足。

院子里的樱花好像不太喜欢春雨，因为在春雨中不停地簌簌落下，一季的生命到此凋零。但好像又不是，樱花和春雨也是好朋友，春雨来了，樱花落土，正是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

《岁月如歌》黑白木刻 李青

## 见过世面的样子

□刘东华

坐一趟慢车，从徐州到成都。我在下铺，与我对坐的是一对老夫妻和一对母女。

车刚一开动，我对坐的男士开始拉开背包，从里面陆续取出来各种食物，摆满一桌子，然后开启一瓶白酒，邀我共饮，我礼貌地回绝了。车厢里弥漫着食物和酒混杂的味道，为了躲避它们的诱惑，我斜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翻书。

这时候，对方的嘴巴开始辛勤地工作，一边吃喝，一边向车厢里的人畅谈人生感悟。内容不拘一格，总之人活着就要像他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指点江山，快意恩仇。说到兴头上，分别向我们几个都去什么地方，需要帮忙就吱一声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嘛。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可一路上并没有人向他求助。

后来，车到绵阳，他提前下车了。上铺的母女开始交流，小姑娘说：“俺那娘来，他可走啦，这一路吵得人头疼。”一厢人轰然大笑，气氛总算轻松了不少。

见过市面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突然想到我家附近的几只流浪猫。我住的地方是城乡接合部，多是平房，街巷纵横。

在这个区域里住着几只流浪猫，一直来无影去无踪，飞檐走壁，上蹿下跳，很不把这一带的居民当回事。开春的时候求偶，一点不含蓄，直着嗓子叫春。

我曾经在院子的水缸里养过几条观赏鱼，居然被一只流浪猫惦记上。某晚，正在熟睡，突然听到有鱼击水的声音，料定是猫在抓鱼，迅速起床开门，那只猫居然从院子里纵身一跃，跳上两米多高的墙，叼着一条鱼扬长而去。

某天，晨起开门，大门外赫然坐着一只体型肥硕的狸花猫，见人也不逃离，嘴里发出善意的“呜呜”的叫声，两只圆圆的眼睛虽然瞪着我，但目光里满是慈善。显然，这是一只上了年纪的野猫，它跳不动了，眼睛里也没了杀机。

我退回到门内，它居然也跟了进来，很熟悉地走到院子里放置生活垃圾的塑料桶旁，在里面翻捡着找吃的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早上它都会过来，吃饱之后，再踱着从容的步子离开。

觉得这才是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一生呼啸山林，走家串户，阅人无数，终于有一天看尽世事沧桑，从此藏起锋芒，用温软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用从容的态度对待当下的生活。

## 城市“蜘蛛侠”

□于春

这两天，办公楼外面特别吵，关上窗户也不顶事，一阵阵急促地敲打声，不受控制地冲进了心头，让人心情特别烦躁。同事把身子伸出窗外，寻找声源。他说：“在我们窗户上面，看见好几位‘蜘蛛侠’，如一只大蜘蛛般挂在墙外，左摇右摆的，看得人胆战心惊。”

他们左手抓着线，右手敲敲打打，似在修补墙面。我在16楼，楼上还有一层，“蜘蛛侠”在如此高的地方作业，我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他们只有一根线做保护，上上下下都靠这根线。我想他们应该都是天生胆大之人，或者心理素质特别强的人。我有点恐高，连靠近窗户的勇气都没有，更别说在这么高的楼外面挂着。

我与“蜘蛛人”近距离接触了，他们工作到我的窗子边了。

## 盛开的玉米花

□吴凌辰

“嘭”，像是一声酝酿许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巨吼，令人不禁打颤。在扑面而来的香味的刺激下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苏醒过来了。

那是玉米花的声音！这年头，如此原始的爆米花已经很少了。

小时候，家楼下就有一个卖爆米花的老爷爷，守着一个炭炉子，一个风箱，一个中间鼓两头尖有手柄的黑转锅，一个上面是黑乎乎的铁桶、下面是麻袋的物什，还有一个发亮的方铁盒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总是会象征性地捂住耳朵。用手虚掩着耳朵，看似捂住了，却又实在是没有捂住。

玉米花盛开的声音就像有魔力的集结号，那号角一响，居民楼里的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出来了。不一会儿，爆米

一位脸有点黑，个子不高，很瘦小的中年人，一只手抓着“生命线”，另一只手拿着工具，嘴上还叼着一根烟。他似乎看见我在看他，对我露齿一笑，没有想起嘴上还叼着的烟，才燃了半截的烟掉下了楼。他似乎很可惜，低头看了一眼下落的烟，直到烟头落到地面，才抬起头。

我打开窗户，让他踩在窗台上，休息一下。他的确累了，脸上全是汗水，衣裳早已湿透，也就不客气，放低绳子站在我的窗台上。我为他倒了一杯水，与他聊天。我问他：“这么高的楼，你们一点都不怕吗？”他喝完了水，回答道：“开始还真有点怕，总担心掉下去。不过，真的干起来，也就忘记了害怕。”我又问：“你们工资肯定很高吧！不然，这么危险，谁愿意干？”他笑了笑道：“活总要有人干。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豁达。

花摊前就有一群人了，随意散漫地排着队伍。

爆玉米花的爷爷总是让小孩子排到队伍最前面“插个队”，后面的老年人也从不介意，唠嗑着自家烧些什么菜，今天青菜涨价了五毛钱。爆玉米花的把上一炉的爆米花或是炒米糕匀出一些来，分给排队的人吃，大家闲扯着家常吃着玉米花，漫长的等待时间一溜烟儿地跑过去。

爆玉米花的爷爷不再来了，没有人会再满面欢喜地聚集在那个角落唠家常。一开始还感觉缺了点什么，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我后来吃过许多爆玉米花，甜得厚重却再没有清新的玉米的香气，偶尔也会怀念。

今天，那熟悉的声音，濡染又从某个角落冒了出来。我加快了脚步，只为了那一口袋丢失的玉米的香气。